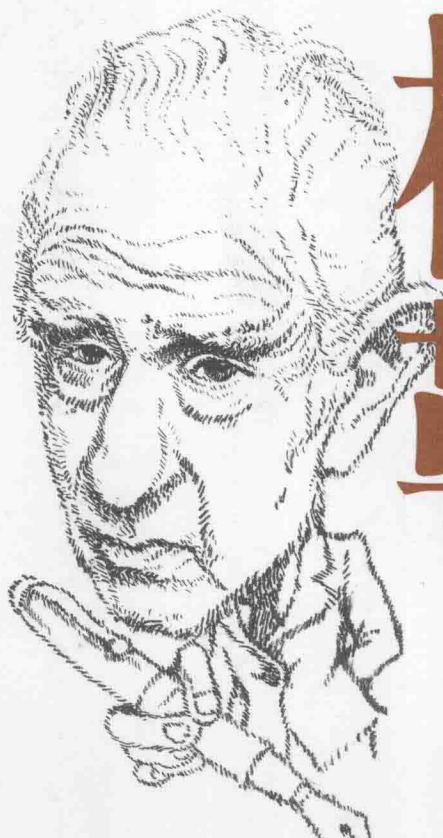


# HARLOT'S GHOST

夏洛特的亡灵(下)

[美]诺曼·梅勒 著  
马飞剑 段淳淳 译



# 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美国存在主义  
文学大师诺曼·梅勒

重装上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HARLOT'S  
GHOST

# 夏洛特的亡灵(下)

[美] 诺曼·梅勒 著

马飞剑 段淳淳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五部

猪湾之战

(1960.5—1961.4)

迈阿密

1

霍华德·亨特离去后，我又在乌拉圭逗留了几周，直到五月初才回到美国。多谢有这几周的假期，我才有时间去缅因州，希望可以穿过荒漠之山去看望住在多恩的基特里奇。

但我却无法鼓起勇气。如果她拒绝了我，我今后还能抱有什么幻想呢？如何保存这份浪漫的遐想才是最现实的问题。

因此，我去了更远的北方，来到巴克斯特州立公园，爬上卡塔丁山。在五月去这些地方旅行确实不是明智的选择，黑苍蝇横冲直撞让人忍无可忍，一直到我爬到很高很高、通向山顶的山脊时，寒冷的风从山顶吹下来，才摆脱它们。

那片山脊被称为“刀锋”。要走过去并不是什么难事，也就一英里的路程，但是它的两边就是万丈深渊。虽然路有几英尺宽，但时值五月，“刀锋”上的冰并未完全融化。而后，顺着斜坡往下，小路在下午三点就已经被浓浓的阴影遮蔽了。我在满是冰雪的山谷中艰难前行着，非但没有感觉到孤单，反而觉得自己是美国的一位隐居者。我受到启发，明白忽略像政治这样大而普遍的事情确实是很可怕的。我在情报局是个怪人吗？在柏林的那段时光匆匆而过，来到陌生的乌拉圭政治世界，我竟变得这么活跃。

现在我准备动身前往古巴，负责做研究工作。我回到纽约，找到一间远离时代广场的廉价旅店，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读书室待了一周，试图突击深入研究一下我们这位加勒比海上的邻居。我读了一两本历史书，但能记下来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我无数次在书本上睡了过去。我已经做好准

备去推翻卡斯特罗了，但我一点也不想学习任何有关他及其统治下的政府的事。但我已然满意于自己能学习《时代》的背景知识，因为基特里奇曾经告诉我，杜勒斯先生希望情报局官员接受某种观点时也经常用那本杂志，恐怕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

卡斯特罗第一年当领导人显然难以令众人满意。古巴国内充斥着如此多的争端，部长大臣如走马灯般更换，轮番上演辞职以抗议新出台的法律。不久之后，有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约翰·肯尼迪宣布，他将参与总统竞选。在我眼中他还十分年轻，比我才大了十二岁不到，我当然会觉得他有些过于稚嫩。两周的假期确实让我焕然一新，并且，我在纽约街头见到的年轻女孩都是那么让人如痴如醉。

在假期的最后期限，我邀请母亲一起吃午餐，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否再见到她。真难以令人置信，我对她竟毫无感情，淡漠得如同我肺下的那层隔膜；而且今天的我仍然一无所知，就凭这一点，我就不可能原谅她。但是，她现在病了。在离开蒙得维的亚时，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轻描淡写地说她动了一个手术，仿佛叙述一个普通的事实，仅此而已；之后还提到了她娘家几个亲戚的近况，都是些我几年未曾谋面的人。在此之后又有一些明显的暗示：我现在有一大笔钱，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如何使用，当然，设了几个基金会。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连傻子都看得出来她是什么意思：该死的，给我当心着点，不然你别想拿到一分钱！

如果现在我对政治还算一无所知，那么那几年我对金钱的关心就更少了。出于那份骄傲，母亲的威胁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异样的感觉。

然而，在信的最后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附”：她写字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写下了她并不想说出口的话——“噢，哈利，我最近是真的生病了。”——她又激动起来，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但是儿子啊，不要害怕，

我已经切除了子宫，切除得干干净净。以后我再也不想聊这个话题了。”

卡塔丁山的山坡上，温暖的春风拂过，树木郁郁葱葱，但也引来了无数长着小刺的小昆虫，山上的冰冻地带看起来十分不合时宜。在图书馆打了几个小时的瞌睡，现在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愧疚感，尽管我对母亲毫无感情，但这样的愧疚感却挥之不去。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爱的痛苦包围，就是这份痛苦促使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终于我邀请母亲在一家名为“殖民地”的餐馆共进午餐，但她却想去另一家叫“二十一”的餐馆，这该死的控制欲！她就是这样抓住我老爸的吗？

我走过去问候她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子宫切除手术（花了好大一笔钱）的疤痕已经永远留在了她身上。在我看来，她整个人都是那么可怕。未满五十岁，外加苍白阴郁的脸，双重作用让整张脸都松垮了下来。当她走到餐厅入口，在前厅与我碰面时，我终于确信她之前所说已经失去的种种确实都已经失去了。正因如此，她亲手毁坏了这个她三十多年来一直擅长的游戏，所有的爱好也在这一刻消失殆尽。

当然了，我也不会一直这样想下去，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一直在复杂矛盾的情感中纠结。说实话，在我们见面拥抱的时候，我真实地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种自我防护状态，但防备对象居然是这个已经变得瘦小干瘪的中年妇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也难怪，上一次见她已经是三年前，这种温情我早已不信任了。我更加熟悉的情景是：蒙得维亚的妓女们经常将她们的辛酸往事以一种堕落的方式传递给我，而我也用同样的感情去回应她们。现在我拥抱着母亲，她将我重新拉回现实，这转变太过剧烈，我的思绪瞬间就混乱起来，我们之间的亲密感也随之荡然无存。

在吃饭的时候她还提起了我的父亲。显然，这时的她，比我更了解关于我父亲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用一种确认无误的口气告诉我：“你父亲的婚姻现在遇到了危机。”

“这是你瞎蒙的，还是事实？”我问道。

他现在住在华盛顿，是的，他又回去了。在经过几次冒险之后，你可以称之为冒险或者换成其他说法，总之，他现在又是孤身一人了。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事连我都从未听说过。”

“纽约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流传着小道消息。我之前已经跟你说了，你父亲现在在华盛顿，而那个女人玛丽，就是那个大块头的白种货色，选择留在日本。当然了，那女人也绝对不是乐意到其他国家去过艰苦生活的那类人，肯定是她又找到了姘头。”

“怎么会呢，母亲，她怎么可能会把目光从我父亲身上转向其他男人呢？”

“像这样的女人能够下定决心搬去千里之外，我敢打赌她一定是爱上了一个瘦小但是值得尊敬的日本富翁。”

“你说的这些我完全不能相信。”

“总之，你父亲和那个女人已经分开了，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你自己也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会是怎样的。”

“既然他回来了，我倒是希望他最好能早点联系我。”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噢，他会的。只要他到这附近，他就会联系你的。”说着，母亲一边从长棍面包上掰了一小块给自己，然后挥着那只手，好像要跟我说不秘密似的。“当见到你父亲的时候，”她说，“我想让你帮我跟他说一声你好。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向他描述一下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还闪闪发光。”她咯咯轻笑了一声，不像普通人的笑声，好像是马上要把一个水壶架到火上一样。“不，”她继续说道，“或许你不用说得那么多，”但仅仅是嘟哝着，“好吧，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总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我的瑞奇。”我是有多久没有听人叫过我的小名了！“你看起来比以前更加英俊了。”她接着说道（同时在我看来她是越发老态龙钟了），“瑞奇，你现在这样让我想

起了盖瑞·库珀，我曾经有一次愉快地接受邀请与他共进午餐。”

而我只感受到了亲情温暖的刺痛，但至少这也是纯洁的情感。当我们告别彼此之后，我一个人去了一家市中心的酒吧继续喝酒，尽情享受接下来几个小时的空虚，细细思索着爱的真谛。是啊，所谓相爱的人事实上仅仅只有一方是怀着爱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就是如此吗？性与爱难道可以融为一体吗？这样想着关于我母亲的事，我的心情变得更悲凉了。叫人如何接受杰西卡逐渐老去的容颜？

那一夜，真是太让人沮丧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放弃了蒙得维的亚情报机构官员的身份，但是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去填补它。人因有了身份而成熟，在失去身份后又退化。我拿起电话打给了身处迈阿密的霍华德·亨特。他说：“如果你想要缩短假期提前几天回来，我他妈的一定会用你的。我有一些奇妙而惊悚的事想告诉你。”

## 2

霍华德·亨特看起来瘦弱而敏捷，并且也怡然自得。因为现在晚上还挺温暖的，我们就在西南第八街的一个露天餐馆吃了饭。他告诉我那条大街的名称来源于那群古巴流亡者，在西班牙语里第八街称作“Calle Ocho”。我们选择的这家餐馆，只有一个雨篷，四张桌子，和一个烧得漆黑的烤肉架。厨师只有一位胖胖的古巴女人，服务员就是她的大胖子丈夫。但是这里可以吃到熏牛肉、辣椒、芭蕉、豆子和米饭，比起乌拉圭那些令人作呕的食物，这些食物真的可以算是相当美味了。

亨特最近刚被安排前往古巴去大体上感受一下这个国家。他用了工



作中使用的化名，提取了出差预借经费，联系好了去哈瓦那的飞机，预订了哈瓦那维达多酒店的房间。“之后，”亨特说，“我把那些阴暗的房间几乎都仔仔细细调查了一遍。让我满意的是，可以确定这里没有任何可疑的人物，电话也没有被安装窃听器。随后我才开始游览古巴首都。”

“哈利，那里到处都是大胡子。我的天哪，我讨厌那些狗杂种和他们汗津津的皮肤、令人作呕的脏胡子，还有那些污秽不堪的杂役！他们都随身带着捷克斯洛伐克造的枪支，还有，我的天哪，他们还要到处炫耀。这种一文不值的男人的廉价骄傲，简直就像是恶棍拿到了新的玩具。哈利，当他们把武器甩在肩上扛着走过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些杀人犯残忍的内心。不管他们怎么扛枪，都会让你觉得，这么蠢的人知道要给枪上保险吗？”

“至于那里的女人们，说话的声音刺耳难听，就像一群母山羊在啼叫。即使穿着制服也难以掩盖她们丑陋的行为举止。竟然还有非常多的老姑娘加入了民兵组织，她们挤满了街道，有节奏地喊着口号：‘一、二、三、四、卡斯特罗万岁！’但在我听来，除了一遍遍攻击你的耳膜之外，没有更多的用处了。噢，那些严肃的女人们，还有那令人生厌的口号！”

“这样听起来，确实非常糟糕。”

他十分严肃地喝了一口啤酒，继续说道：“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糟糕。哈瓦那城内将近一半的人都试图逃离。我们的使馆里就大排长龙，人们都想得到去美国的签证。他们想要离开这些愚蠢粗俗、现在却翻身掌权的人。

“我还去了邈邈乔酒吧，”他说，“真的，每次去哈瓦那我都会去，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朝圣之行’。毕竟我父亲，为了追回他合伙人潜逃躲避的债务，三十年前造了这个引人注目的入口，所以我一直把这里当作一个喧闹嘈杂、兴奋活跃的地方。在那里，你可能会在吧台一头偶遇海明威，不过说实话，他也很久没有出现过了。后来我又到佛罗里达酒吧，那儿真

没什么意思，都是一片荒凉萧瑟之景。哈利，那些闷闷的酒吧侍者，以及毫无生气的氛围，我实在是无法忍受。唯一照常经营的，是在梅赛德斯—奔驰展示厅楼上的妓院。这也源于卡斯特罗那对于国民纯洁性的自大的宣告。为什么，比起巴蒂斯塔的时代，现在大街上出现了更多的妓女和牛郎呢？老富尔亨西奥至少还能维护哈瓦那的治安，但现在的妓女们就像蟑螂一样纷纷溜出来，期待着从来往的游客身上多少招徕点生意。”

“那你能找几个吗？”我一直就很想问，但让我吃惊的是，竟然真的这么问出来了。在乌拉圭，我过去可不敢这么做。但是今天，我感觉自己和霍华德的眼前仿佛将要出现一个新世界。

亨特笑了，他说：“这样的问题，你似乎不该问我这个幸福的已婚人士啊。但是，如果有人问怎么评判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成为一名间谍，我唯一能给的合理建议就是，看着他的眼睛说，如果你曾经欺骗你的妻子并且侥幸得手之后，你就够资格了。”

我们哈哈大笑。我不知道这充满肉香的油脂味是从那个小烤肉架传来的，还是被我们的遮阳篷分隔了的热带天空本来就飘散着味道，我觉得又沉闷又祥和，仿佛我已来到了哈瓦那一般。来迈阿密的第一天，我就已经看到无数从古巴流亡出来的人们，沿着第八街来来往往。我仿佛嗅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危险，那些沉醉在朗姆酒精中的恶行仿佛就在不远处。

“每天晚上，”亨特说，“在我住的维达多宾馆的窗外，我可以听到那些人在街上高声谈笑。那种声音会让你联想到街头帮派，这是从哈瓦那贫民窟出来的人最糟糕的一点。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成群带上警车。我可以听见他们走进一栋栋大楼，敲开每一户人家的大门，如果门开得慢了点儿，他们就会一直不停地敲下去——想想哈瓦那老砖墙上的老木门发出的那种巨大回音吧，天哪，这声音简直能把整个加勒比的鬼都招出来。然后楼里的可怜人就跟着那些人出来，他们全都拿出自动手枪以示恐吓，防

止他们逃走。警笛在尖叫，探照灯在扫射。这多么让人悲伤！过去哈瓦那的夜晚，总是能在闷热的夜色中让人唤起感性神经。”哈瓦那海滨大道上那些漂亮的拱门，现在都被革命的正义取代了。现在，你无论何时走在哈瓦那的街道上，都没有办法避开一连数小时高音喇叭的折磨。民众们大多都不愿意听那种宣传，大家都垂头丧气的。”

“你在那里的时候跟那些古巴人聊过天吗？”

“我的任务是按照某特定名单找到相应的人，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曾经为卡斯特罗工作，为卡斯特罗战斗，但现在他们想要彻底脱离他。”

他环视餐厅一周，好像是要确定没有人在关注我们，算是一种职业病吧，仅此而已。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们是店里最后的客人。厨师已经熄灭了他的烤肉炉，而他的妻子，那个服务员，早就睡着了。

“我一回到美国，”亨特说，“就给情报之眼提出了建议：无论是否入侵古巴，首要任务都是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以此作为古巴爱国者们的任务吧。”

我轻吹一声口哨：“这倒是个绝妙的建议。”

“回到乌拉圭后，我并没有一味吵吵闹闹地想当头领。因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要推翻卡斯特罗却不能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这相当需要技巧。”

“那么情报之眼如何回应你的建议呢？”

“我想说这事已经不远了，”亨特说，“说实话，现在你父亲已经在考虑我的建议了。”

“我父亲？”我的提问实在是简洁明了。

“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的父亲对这个计划有多重要吗？”

“嗯，我想没有。”

“我真是非常欣赏你父亲的保密意识。”

我却不这么想。这一年里，我从没听卡尔说过这件事，现在从别人

口中得知我父亲竟然是古巴行动的实施者，实在让人感觉无比羞辱。

“你跟卡尔相处得如何？”我索性这么问亨特。

“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危地马拉我就开始为他工作。”

“这些我竟然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让我知道这个家庭的秘密呢？“我一直误以为卡尔在远东工作。”

“唔，其实这么说也没错，”亨特说，“除了他为理查德·比斯尔建立危地马拉观察所以外，一直在远东。我必须说的是，哈利，我们的安保就像是英国的迷宫花园，人们可以秘密地在其中穿梭而过，另外一边他们的亲朋密友与他们隔着篱笆，什么也不会知道。你父亲真不愧是我们的人里面最能够保守秘密的人。”

我脑海中闪过这样苦涩的想法：卡尔不告诉我任何关于他的事，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一直不够让他赞赏，也没有赢得他的信任。“是的，”亨特说，“我总是在想，我们在一起时从没谈到过你的父亲，也许就是因为你想知道，你在安保方面是有多么出色。”

“干杯！”说着，我喝了一大口啤酒。

我十分震惊，并且受到了过度的刺激。我与古巴计划中所有人的关系，包括最熟悉的霍华德·亨特，最后竟然都取决于它的首领。我曾经以为，我能够被亨特选中伴随他左右是因为我在乌拉圭是一名最优秀的年轻官员，这也至少是我喜欢他的一半原因。现在事实确实这样：他看着我，就好像看到了升官发财的曙光。

但是，我的家庭荣耀感的确有所提升，毕竟他们选择了我的父亲而不是别人，去进行这项危险而艰难的任务。我觉得自己将要沉醉在黑朗姆酒中了。当然，我的身心都做好了暗杀的准备，这个状态也让我觉得吃惊，比我想象的还要斗志昂扬。是的，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加勒比的朗姆酒、恶行和迷醉中了。

## 3

亨特所说的汽车旅馆就在卡拉·奥乔，几个臭名昭著的古巴流亡者曾试图暗杀普里奥总统和巴蒂斯塔总统，暗杀失败后的藏匿地点就是那家旅馆。它的名字是“皇家棕榈”，我原以为这是一家至少四层高的现代化旅馆，装着铝制窗扉的落地窗。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潮湿的热带庭院，只有一层，租金低廉，墙面涂着深绿色的油漆以掩住水迹，各种各样的昆虫在腐烂的棕榈树根周围乱飞。我发现自己对矮小的棕榈树、飘落的棕榈油或是腐烂的灌木没什么兴趣，而且，这个庭院太过狭窄，我们只能将车停在角落。旅馆的每个房间都背阳，因此房间潮湿得很。我很不情愿地掏钱住在那儿，但我似乎有股动力住在这潮湿的庭院，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些沮丧的杀手，他们也许和我一样，躺在床上冒冷汗。

雷蒙德·钱德勒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最终才敲响了马洛的破旧的门，我知道的也就这些。这里住有单身汉，也有拖家带口的，总之都是古巴人。管理这家旅馆的是一个老妇人和她的儿子，这位老妇人右眼因患青光眼而看不见东西。她的儿子皮肤黝黑、神情忧郁，尽管他的一只胳膊几乎残废，但他依旧可以把扫帚的把手夹到腋窝里，自在地扫地。晚上，我能听到大声的争吵，也能听到便携式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巴音乐。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非洲裔古巴鼓手们的演奏实际上是鼓手与上帝、与他们的祖先或是爱慕、敬仰的圣灵交谈，所以我不至于被这些喧闹声吵到失眠。邻居开着收音机，播放着他们对上帝的倾诉，我似乎也得到了安慰，安心睡着了。然而整个旅馆的空气中都弥漫着大蒜和油烟味。

我很快就睡着了，累却快乐。我以前在迈阿密的工作就是见很多人、去很多的地方；如果我现在还在那工作的话，那我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开着政府配备的雪佛兰黑斑羚，高速行驶在无边无际的迈阿密林荫大

道或海滨堤道上，或者是驰骋在佛罗里达大沼泽和群岛。我们曾在佛罗里达南部执行过一次任务：北起劳德代尔堡，南延二百英里至基韦斯特，从戴德郡出发，穿过大赛普里斯沼泽，抵达坦帕市和墨西哥湾。此次任务必须保密，所以为避免引起注意，我们需要租借安全屋，这些房屋的主人通常都是富裕的美国人或古巴人（偶尔会在自己的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后来我才知道情报局不仅在莱茵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拥有城堡，在京都拥有寺庙，而且还有很多非常规房产，那就是我刚提到的安全屋。它们大多属于租赁房屋，没有华丽的装饰，所以并不显眼，最为安全，并且配备标准、功能齐全。

在佛罗里达也时常出现打破常规的情况。比如，看到租来的廉价酒店或者破烂的公寓（有时候安全屋的条件实在是差），我就会和古巴人约在高档地方见面——房子两侧是巨大的草坪和泳池，屋里装着敞亮的落地窗，窗外就是码头，路边摆放着为当地居民提供的午餐。六个古巴人齐聚在这个空荡的房间开会，他们一直抽着雪茄，时不时惬意地吐一口烟，显得自己很有钱的样子。

我的描述是不是很抽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这些古巴友人出现在这里令我意外，但我对他们却怀着一份敬意，他们中有的留着海盗一样的胡须，有的像老练的秃顶政治家。我的任务就是开车带他们去亨特选好的时髦安全屋，地点可能在比斯坎湾、椰子林，或科勒尔盖布尔斯等，随后，我再开车将他们带回到旅馆。他们的房间和我住的一样破旧，我无法理解他为何把临时会面的地点选在奢华的地方，而且还要用车接送这些古巴人。

亨特继续给予我此类问题的指导意见。“若一直为他们提供最好的食宿，不出一周他们便会狂妄起来，”他说，“你必须把握住古巴人的心理。他们与墨西哥人不同，当然也不能与乌拉圭人相提并论，与我们美国人相比，那自然更不必说。若一个美国人极度沮丧，想要自杀，那么他可

能就是默默地扣动扳机。但古巴人不这样，他会告诉自己的朋友，举办一个派对，在派对上喝得烂醉然后杀死其他人，甚至，他们还会诈死。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他们居住在热带地区，热带丛林激发了他们的瘴病。走在一条美丽的丛林步道上，你或许会踩到一只蝎子，或许是头顶的树叶上掉下来一只毛毛虫，叮你一下，让你陷入半醉半醒的状态。古巴人表现出大男子气概也是为了抑制这种瘴病。我们的任务就是抑制他们的不稳情绪，而且我告诉你，小子，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就是如此对付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的。”

他已经告诉过我蒙得维的亚的事，但现在我还得再听一遍：“哈利，我当时只有三百名士兵和三架修补过的飞机，而且……”他伸出一根手指，“只有一台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就设在边界洪都拉斯附近。我们不停地向外发射信号，所用代码也很简单，阿本斯和他的人肯定都能破译。不久，他们就作出了回应——我们在假消息中提到了效忠于阿本斯的军队，还为这些军队如何密谋叛变加密，阿本斯因此将自己的军队关在营房一周。他以为这些部队已经向我们倒戈了，而且我们也的确一直在扩军。‘虽然我们现在拿不出两万士兵，但今天我能交出两千，明天就能把剩下的人数凑齐。’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做出的全部努力，仅仅三百名士兵，还未攻打危地马拉城，阿本斯就弃城而逃了，而且所有的共产党都逃到了山上。这是我们干得最漂亮的一仗！”

“现在我们要开始对付卡斯特罗了。由于我们制定了多个登陆计划，所以他并不知道我们究竟会抵达古巴的哪个角落。”

“我可以做恶魔的支持者吗？”

“这正是你来这里的原因。”

我说：“卡斯特罗现在对危地马拉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因为切·格瓦拉曾是阿本斯政府的一员。”

亨特说道：“是的，但是一个格瓦拉毕竟势单力薄，我们打入古巴内

部的‘资源’虽然情报没得到多少，但散播谣言还是有一手的，很快这个格瓦拉就会为我们所用。现在在迈阿密已有超过十万人背叛了卡斯特罗，我们打算用虚假信息为这些谣言造势，最终让谣言传到卡斯特的耳朵里。谣言受我们控制，这就是左右卡斯特罗的一把利剑。”

“难道卡斯特罗就不会发布虚假消息误导我们吗？”

亨特耸耸肩说道：“那就称之为假信息之战。我的人会取得胜利，毕竟，与古巴人相比，我们更理性一点。”

我不断提醒自己，亨特在来情报机构之前曾是一个小说家，我能感受到，这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同伴或许比我更像一名职业军人，因为他可以像个直尺一样坚守机构的制度，在他身上我一直能看到  $\alpha$ 、 $\Omega$  各自独立的特征。 $\alpha$ 、 $\Omega$  让我禁不住思念基特里奇。那天晚些时候，下了一场春雨，我不得不把车开到路边，停在路沿石上，关掉发动机，把头埋进方向盘，几乎哭了起来。就这么突然地，我满心渴望着基特里奇，这种渴望早已成了常态。可是她离开了我的世界，想到这儿，我的心一阵一阵地绞痛。她不让我写信给她，这让我多么绝望！可是我还是止不住在脑海里书写想要和她说的话，说不定今晚睡觉前，我就会再写一封。现在雨停了，我发动车子再次驶上高速路。阳光照射下的州际公路像象牙一样白，我甚至有幸看到一只白鹭单脚站立在路边的黑色沼泽中。

#### 4

那天晚上，我开着车行驶了很久，足够亲手写一封长信了。但我一直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即使自己写了信，也不会寄出去。



迈阿密

1960年6月15日

亲爱的基特里奇：

我该如何向你解释我这些天所做的事呢？我有许多零碎的工作要做，而且几乎没什么前辈给我指导。我最差不过是霍华德·亨特的跟班儿，追随着他的幻想。最好的情况是我有了新身份——传奇爱德华的助手罗伯特·查尔斯。爱德华是即将开始的古巴行动的政治行动官，长时间奔波在迈阿密、纽约和华盛顿之间。他把我留下来保护掩饰我们身份的故事：爱德华是一家重要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勇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共产主义作斗争，因此被与最高政治层面有联系的人请来担任此职。当然，这并不能迷惑我们的古巴人，反而令他们火冒三丈，他们希望机构总部能够负责管理此事。

虽然霍华德可能会为自己的极度任性、冲动而感到自责，他让我用罗伯特·乔丹作假名，但是我对他说：“有些古巴人或许读过《丧钟为谁而鸣》。”

“不会的，”他说，“跟我们打交道的古巴人不可能读过这本书。”

我们最后决定让我就用罗伯特·查尔斯这个名字，很快与这个身份对应的小包、信用卡和银行账户都办理完毕，这些小事对我们迈阿密行动组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所以罗伯特·查尔斯已经得到合法认证，但是那些古巴人却称呼我为“年轻的罗伯特”。

至于办公场所，我们选在科勒尔·盖布尔斯的顶点无线电电子技术电子有限公司，就在迈阿密大学南校区的南边。在蒙得维的亚待得太久，我都有点不习惯不去美国大使馆领取自己的“职业指导”了。我现在是顶点公司的一名销售代表，是在宽敞的总